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七

檀弓上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此言喪服之不可過制也子路有姊之喪大功已踰期矣當除而猶弗除也夫子問曰何弗除也子路曰

由也生而子立鮮少兄弟惟此姊也不幸而有喪若遽除之心實有不忍也夫子曰先王制禮雖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而不敢違也豈獨子之於姊哉子路聞之遂除其服案禮者立中制節不傷乎厚不鄰於薄惟其至當而已子於子路之過情者裁而正焉其即先王制禮之微意也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此言君子之重本也齊曰營丘大公始封於齊而留為大師死葬於周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皆反歸於周以從大公之兆言五世者五世之後親盡則葬於齊也君子曰先王之制禮樂也彰德報情其道大備蓋樂生敦本禮樂之道生樂於此豈死而倍之哉古之人有言曰狐微獸耳於窟藏之地死必正其首以向之是亦其仁也物且有然況於仁人孝子乎案營丘去周二千餘里五世反葬之說

於禮於事皆不可行古有族葬矣未聞遠涉於數千里之外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此言子爲出母過哀之事也伯魚之出母死既踰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爲是哭者門人對曰鯉也夫子曰嘻人之哭出於哀哀而不知節則甚矣伯魚聞之遂除其服而不哭案禮父沒爲母齊衰三年父

在期而禫爲出母父在期而不禫父沒爲父後者無服今伯魚父在出母沒而過期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此言虞周葬禮之異也古者葬於中野未嘗有同穴之制舜南巡而崩遂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嘗有言曰祔合之禮蓋自周公後世因之弗改也

案尚書孟子皆謂舜妻堯二女未聞三妃也說者謂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鄭氏以昏義天子三夫人之說證之恐未可信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此言曾子初喪之事也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閒爲埊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是禮之變也或曰此蓋不爲埊故浴水自爨來耳若遷尸於爨室而浴之恐無此理鄭

注謂曾子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殆非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此言遭喪廢業之禮也古謂習樂者為業誦者口所習也喪主乎哀居大功之喪理宜廢業或曰大功之於樂章口誦可也案朱子云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業謂簨虡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此謂廢業而可誦者蓋專為大功言之若大功以上

不但廢業誦亦不可矣大功以下不但誦可業亦不廢矣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此言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也子張病召其子申祥而語之曰自古有生必有死惟君子行合乎道無忝所生故謂之終成就之義也若小人善無可述與物同腐則謂之死澌滅之名也吾今日者持身其庶

幾矣乎案終以道言則人而無愧於天者也死以形言則人而無異於物者也子張所以語其子者與曾子召門弟子之意畧同則其終身能服膺乎聖人之教從可見矣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此論始死奠之所用也閣所以庋置飲食者曾子曰人之始死也奠所不容巳其即用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與案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於

尸東正當死者之肩冀其有所憑依也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必用閣之餘物於初死之道為宜焉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此言無服為位之事也位哭泣之位委巷猶陋巷也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昆弟也曾子曰哭小功之喪必須為位其有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人無所見聞

而為此禮非古也若子思之哭嫂也則為位於時子思之婦與子思之嫂娣姒也有小功之服故婦人先踊子思則後隨之而不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若妻之兄弟外喪也外喪而無服宜不得為哭位之主乃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如子思然則非禮矣案張子曰小功情疏疏則容為位而後哭情重者始聞喪而哭不暇為位哀甚也叔嫂雖無服而亦為位者馬氏晞孟曰無服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為位所以篤

凡弟内喪之親也哭妻之昆弟當以子爲主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此言古今之冠制也古謂殷以上今周也縮直衡横也喪制代不相襲冠其一矣殷之時尚存簡樸吉冠與喪冠皆前後一一直縫之從其質也周尚乎文吉冠則稍加人力而衡縫之惟喪冠猶是殷冠世因謂古之喪冠亦與吉冠反不知但是周世如此而非古

也縏冠用布幅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縮縫是也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衡縫是也喪冠之反吉起於周而或疑爲古人之制故記禮者不可以無辨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此言執親喪者貴合乎禮之中也曾子嘗謂子思曰

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於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中而已矣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毀不滅性蓋中制也伋之所聞者如此案親恩罔極而子之孝思亦無窮故有適中之禮以爲節服衰止於三年哭泣止於三月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曾子過乎哀誠非他人所能及然以言乎禮之中制使過與不至焉者無不可從則子思所

稱固當不易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此據小功不稅之禮而疑於薄也稅者日月已過始聞訃而追爲之服也曾子曰小功之喪所以服其再從兄弟若以服輕而不稅然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是終無服也其可乎案禮大功以上則稅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此言小功不稅者正服小功也兄弟之恩止於小功而曾子疑其不稅乃

過乎厚者然記謂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
祖免哭之成踴據此則不必稅而稅焉蓋亦禮之所
不禁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此言代弔之非禮也攝代也帛五匹爲束四丈爲匹
四馬爲乘伯高之喪冉子見孔子賻賵之使未至而
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伯高之弔禮也但禮以

忠信爲本若備物而代行之則無所爲中心之誠矣不亦異哉求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已案禮有本有文本之不存文將焉附冉子爲孔子而輕財轉不免於重視其財宜乎不爲聖人所取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此言哭拜之事而見禮義之詳審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惟兄弟者祖父之遺體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哭諸廟門外師為成我者哭諸寢朋友輔我者哭諸寢門外所知知我者哭諸野今哭伯高於野而比於所知則太疏於寢而比於師友則太重吾惟伯高之來也由賜而見吾將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又誨之拜曰為爾哭

而來知生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拜之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死者傷而不弔爾非正主則弗拜也案禮生於人情之所安而可以義起權於疏戚重輕之際凡以稱乎情而已是故哭諸賜氏義也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禮義竝得即子於伯高情亦無不至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此論居喪有疾飲食之事也滋旨也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曾子曰人子居父母之喪不茹葷不飲酒禮也然當其有疾或恐傷生則食肉飲酒又必加以草木之滋焉記者以爲蓋薑桂之謂也案居親喪者至中月而禫然後先飲醴酒食乾肉曾子之言特爲有疾者權之恐其不勝喪而比於不孝疾已復初可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此言子夏過厚於子之事而見朋友相勖之正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子夏喪其子

以哭甚而喪其明曾子往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有
喪明者禮則哭之於是曾子哭子夏亦哭且曰天乎
予固無罪曾不知何以至此也曾子聞而怒曰商女
何云無罪也吾與女同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女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同於夫子者由女
不推尊夫子之故爾罪一也昔喪爾親所以自致於
親者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今喪爾子遂致喪爾
明爾罪三也尚何得自云無罪與子夏乃投杖而拜

曰微子言幾不自知吾無所辭過矣吾無所辭過矣

吾離朋友之羣而散處也亦已久矣案朋友之交不

以情而以義若曾子之責善子夏之引過皆古義也

論交者可以知所法矣

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

内

此言君子之居處當合乎禮也内謂正寢之中外謂

中門之外大故喪憂也君子之動静有常出入有度若晝居於内則似有疾矣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則似有喪矣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與疾不晝夜居於内亦有常也察晝主動夜主静惟居喪則廬於中門外雖夜亦不入致齊寢疾則處於燕與及房闥之内雖晝亦不出君子動静惟時是之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

此言居喪過禮之事也高子皐名柴孔子弟子哭不成聲曰泣血即淚也由痛出故曰血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蓋有人所不能及者悲無聲而出涕一如血之出如是者三年未嘗笑而見齒君子以為難洵然矣案子皐之居喪所謂賢者過之哀至於久而不衰是以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

勤

此言衰制而并及服衰之禮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衰服所以表哀長短之制精麤之宜隨輕重而爲之欲其稱也若衰不當物等於無衰與其亂禮而疑後世寧并衰去之而禮制猶或可存耳至於服衰者抑又有禮焉齊衰不以邊坐以坐宜專席也大功不以服勤嫌於務他事而忘哀也

案所云不當物寧無衰者非果謂衰可廢乃以深明

不當物之不可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言大功則齊衰可知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此記聖人行禮稱情之事也孔子過衛適遇舊館舍之主人有喪入而哭之哀旣出命子貢說驂馬以賻

之子貢曰賜侍夫子久於凡門人之喪未見有說驂
以助者今說驂以與舊館人毋乃太厚乎夫子曰予
向者於主人之喪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
禮不可薄今若不賻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
為無自而出也小子其如吾意而行之案禮之行於
天下有其情焉有其物焉物至而情不至無為貴物
矣若情至而物不至又無為貴情矣是以聖人之出
涕也厚於情其說驂也厚於物外内相稱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此言喪禮以哀戚爲本也孔子之在衛也適有孝子送其親之葬者而夫子觀之歎曰善哉爲喪乎可以爲事親者法矣小子其謹識之子貢曰既殯而葬常道也夫子何獨善爾也曰女不見其往與反乎當其

往也親柩在前而號呼以從與嬰兒之甫離懷抱而追求迫切者無異則如慕焉及其反也親體在外而奉神以還未知神之來否而徬徨不進則如疑焉此其所以善也子貢曰日中而虞者將以安親之神與其遲疑於中道曷若急反而行虞祭之禮乎夫子申言曰小子其謹識之毋易我言我未之能此也察孝道之大莫過於送死慕則從親於途而惟恐不及疑則痛親在野而如不欲還皆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

也子貢謂如疑則反遲有不若速反而虞者是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此言孔子受祥肉之禮也顏淵之喪祥祭畢饋肉於孔子孔子出而受之既入彈琴而后食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案此與子哭之慟同一意理程子疑非聖人舉動過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

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此言有喪拱手之事也孔子嘗與門人立乂手而以右手加於上二三子見而傚之亦皆尚右孔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我之從右以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其何居乎於是二三子皆反而尚左案左陽也右陰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於手容之細功服之輕而動必合禮如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

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葢寢疾七日而沒

此記聖人知命之學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而曳其杖也消揺寛縱自適之貌阼階主位西階賓位兩楹賓主相夾之地孔子蚤起反手曳其杖消揺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朽壞乎哲人其萎謝乎歌畢而入當戸而坐子貢聞之曰異哉歌也泰山而頽吾將安所仰賴也梁木而壞哲人而萎吾將安所依放也度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吾聞三代之禮制不同故殯饋之所亦異夏后

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以爲主也殷人殯於兩楹則
夾於賓階主階之閒也周人殯於西階則猶在西以
爲賓也而某也殷之後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兩楹之
閒而見饋食之事是以殷人享殷禮也夫明王不興
時不我與天下其孰能尊予之道者以夢驗之予殆
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案鉏商以獲麟告孔子曰
吾道窮矣至是因夢而歌自知將化蓋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死生之說聖人何容心焉至所謂坐奠於兩

楹之間者從後而言之則萬世王祀與天無極殆其應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此言孔門弟子為師之喪制也孔子之喪門人相與議所服疑而未有決也子貢曰師弟之恩猶父子也昔夫子嘗行之矣顏淵死哭之慟若喪子而無服其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尊之如父報以三年但不

爲衰弔服加麻禮也案師友皆弔服而加麻謂服緦之經帶以麻爲之既葬則除非五服之正服也孔子以子之喪處其弟門人即以父之喪處其師恩義之重非心喪三年葢有不足爲報者其不爲服則亦裁之以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此記孔門送葬之禮也牆柳衣翣棺飾披持棺者崇

崇牙也綢韜也練素錦也旐以緇布爲之廣終幅長八尺喪葬之制自夏殷以至於周而禮大備如孔子之喪則公西赤爲之志焉以栁車錦褚爲覆棺之飾而其外爲邊障如牆車邊置木翣爲障又設披使左右維持以防傾覆此皆周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旗物之屬刻繒爲崇牙則殷制也又纏竿以素錦而於竿首設旐則夏制也案此記者推其制所自出故鄭氏云兼用三王謂用三王時所制之禮也爲志蓋志

古典禮考核精當以施於今非章識之謂也說者以爲孔子有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豈知所以尊聖人者哉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此記孔子弟子送葬之事也褚覆棺之物蟻結畫蚍蜉之形於褚之四角也子張之喪其門人有公明儀者爲之志焉葬禮大夫以上用幄子張士也用褚幕

覆棺而以丹質之布爲之復畫往來交結如蟻狀垂於幕之四角以爲飾蓋殷之士禮如此案記有云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固孔門之所尚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

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此言親疏報仇之法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人子居父母之仇當何如夫子曰恩莫重於父子義莫大於復仇必寢苫而常以喪禮自處枕干而常以兵器自隨不暇仕而事人其心直不願與仇者共生於天下如遇諸市朝兵在於身不待反求而鬬市朝且然他可知矣再問曰設有昆弟之仇將何以處之曰所仕之國弗與仇者同朝若奉君命而出遇之而不鬬以兄

弟之恩稍殺於父母故也又問曰設有從父昆弟之仇何以處之曰不爲首難若親子弟有能自報之則執兵以陪其後而爲之助以恩又殺故也案朝在公門之内閽人掌其禁兵器不得入中門惟大詢衆庶在外朝則得入又凡野外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不必是矛戟佩刀以上皆是曲禮謂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鬭者專以仕而爲君出使者言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此言弔服有師友之别也絰謂緦麻之絰一股而環也羣謂友也師友以道合其服皆弔服加麻孔子之喪二三子出外而不免絰者所以隆師也若羣弟子之相爲服居則加絰出則否以别於師也或曰羣亦爲孔子蓋門人之疏而恩淺者

易墓非古也

此言治墓之事而引古以明之也易謂芟治草木古

謂殷以前也葬者藏也形體消仆合歸於土於是乎有墓無事崇高無爲封樹乃古之制若墓而時易之則非古也案禮不墳不脩爲骨肉已歸於土而魂氣則栖於廟廟重墓輕也然親骸所歸豈其葬則忘之後世重墓雖非古制固得禮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此言喪祭主於哀敬也子路曰吾嘗聞之夫子矣禮以喪祭爲大喪祭以哀敬爲本人子之居喪與其哀戚之不足徒制其明器厚其衣衾而禮有餘也固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爲愈也人子之致祭與其恭敬之不足徒陳其俎豆潔其牲牢而禮有餘也固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爲愈也案禮有本有文哀敬從乎心其本也禮從乎物其文也二者以相稱爲善然或無其財而禮有不足則哀敬固無不可自盡者

孔子言此亦寧儉寧戚之意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阮增榮

日講禮記解義卷八

檀弓上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

出祖者

此言反柩之失禮也負夏衛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鄭注作奠徹謂徹祖奠也多猶勝也曾子弔於負夏時主人既祖柩車南出婦人自堂降階而祖奠設於柩車西矣因榮曾子之來遂徹奠推柩而反還階間於婦人之以柩反而升堂者復降之而後行受弔之禮此蓋示死者將出遇賔而反疑亦事死如生之意也從者問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則未成行何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於子游曰禮果若是與子游曰喪有常禮飯含則於西室牖下小斂在戸内大斂在東階殯於西階祖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葬於墓以次漸遠故喪事有進前而往無退後而還若之何推柩而反之也曾子聞之乃曰多矣乎勝於我之所説出祖者陸氏佃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孔叢子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胡氏銓曰池以竹為之喪行之飾填與縣同魚以實之

謂將行也粲諸經無以殯肂為池者又飾柩一池在祖奠前胡氏移之既祖後亦非且填亦不可訓為縣也仍依鄭注為是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此言同弔異服之事禮有得失也袒露臂也夫夫上

語辭下指子游弔喪之禮於主人之變服不變服也

有辨乃曾子襲裘子游裼裘皆在未變服之前曾子

但知臨喪去飾因以子游之裼裘為非指而示人曰

夫夫也是宿昔所稱嫻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竟裼裘

而弔也迨主人既小斂變服而袒以麻括髮子游於

是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復入曾子見之爽然自失曰

是我之過矣是我之過矣夫夫之裼裘誠是也案禮

主人未變服弔者服朝服羔裘玄冠緇衣以裼之此

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弔者服朝服以衣襲之加武以經友則加以帶此襲裘帶經是也葢喪事為凶始死則尚從吉所以曽子子游之弔因之而異張子云曽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者謂此一段為可疑故盡信乎記者常失之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此言除喪與琴之事善其各中於禮也子夏既除喪而見於孔子予之琴以散其哀子夏和之而不調彈之而不終曲起而曰哀未忘也以先王所制之禮有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於孔子予之琴以散其哀子張和之而調彈之而終曲起而曰喪之除也於先王所制之禮不敢不至焉案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示民有終也商也哀有餘而不敢過乎禮師也哀適至而不敢不及乎禮是皆能以禮自制者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此言子游以非禮之服正惠子之失也司寇惠子衛大夫名蘭文子惠子弟名木即彌牟皆靈公孫牡麻絰以雄麻為絰司寇惠子之喪子游與惠子為友宜著弔服加緦麻帶絰而已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是齊衰之服也蓋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重服敢辭子游答曰是禮也文子不覺其譏退而反哭於喪次子游趨而就家臣之位文子又

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重服而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於是文子悟其意退扶適子虎正喪主之位而言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重服而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以承子之志子游於是趨而就客位從禮之正也案子游重為之服畀為之趨自為非禮而因以正人之非禮與檀弓問公儀仲子立孫之事同皆所以行權權而不失其正於禮固不為無補矣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此言除喪受弔而能中乎禮之變也將軍文子即彌牟主人謂其子簡子瑕也深衣既祥之麻衣練冠未祥之練冠廟神主所在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矣而越人來弔遠而後至也維時主人著深衣首練冠不純吉亦不純凶也待於廟不

復迎賔也不哭而垂涕洟哀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忌也子游觀之而歎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也中乎節矣案禮雖制於先王而可以義起義所以權乎禮之變變而不失其節者也禮無弔人於除喪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弔者文子之子庶幾其當於義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

學者行之

此言殷周異尚之事學禮者各有所本也禮有殷周之不同幼則稱名冠則稱字五十服官則專稱伯仲既死則稱謚此周道也麻在首曰絰絰也者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人死則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其上浴尸令浴汁入坎中又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及葬而柩出則毀廟門西邊之牆踐行神之壇出於大門如生時為壇告神而出之事此殷道

也凡若此者學者其行之方氏慤曰生以文為尚故名字之制學禮者行周道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殷道

子栁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栁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栁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此言治喪循理之事也子柳子碩兄也具謂器物粥

謂嫁之也布錢也班猶分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治喪事合用之器物子柳曰無其財何以為用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人孰不孝其母柰何粥人之母以葬吾母也不可既葬畢子碩又欲以賻錢之餘者具祭享之器子柳曰不可是因親喪以為利也吾聞之君子不家於喪請以喪事之餘分諸兄弟之貧不自立者案喪具稱家有無若粥人之母以葬其母欲盡乎孝而實非孝也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若以

賻布之餘具之欲盡乎敬而實非敬也如子柳者其知禮矣乎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此言謀事者當以危敗自戒也聞之君子曰謀人之軍師以制勝也故敗則與之俱死謀人之邦邑以圖存也故危則與之俱亡夫惟有死之亡之之心而後能豫善其謀是故任大事者立大節者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

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此言徇己害人之事而得風刺之正也公叔文子名拔蘧伯玉名瑗皆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之上時伯玉從之遊文子曰樂哉斯丘也令我遊於斯死則欲葬於斯焉蘧伯玉曰吾子而誠樂之則瑗請前行以去子矣葢不欲與聞其事又不欲直指其非故微言以示諷也案公叔文子固當日所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者乃即一事以觀而已見其言

非所言樂非所樂取非所取矣孔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知文子之未聞乎道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此言過哀之宜有節也弁地之人有其母死而泣若孺子聲無節者孔子聞之曰居母之喪固以哀為主矣然哀而過焉抑恐繼之者之難也夫所貴乎禮者前者為其可傳後者為其可繼故哭踊皆有節若無

節則不可傳而繼矣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義與此異者孔氏謂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此記武叔失禮之事也武叔名州仇遭喪者小斂畢主人於戶內袒括髮乃徹帷奉尸夷於堂簋為欲奉

尸故袒而括髮是袒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之前也乃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皆出户矣既出户乃袒且投其冠而括髮是失哀節也子游以為知禮殆反言以嗤之與綦上出户謂舉尸者下出户謂武叔也陳氏澔改上户字為尸非是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此言親臣之有常職也卜當為僕左右左體右體也

周禮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射人掌公卿大夫之位及

王舉動悉隨之遇君有疾必資扶助則卜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不幸而君薨仍以是人遷尸以其為平日親近之人不忍變也㕘游氏桂曰古者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所以防微杜漸者如此則夫在寢在朝日於君之左右而為卜人射人之師者平時之不可不慎其選也亦明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爨緦

此言相為服之事而推子禮之變也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夫音扶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此二人相為服是禮之所無故君子未之言也或以為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葢禮之變焉耳棠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以無服所以

為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為服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張子朱子之言深得禮意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

蓋猶猶爾

此言吉凶之異而君子得行禮之中也縱縱急貌折折止貌騷騷謂太疾鼎鼎謂太舒猶猶則疾舒之中也喪事主哀不尚脩飾欲其急而趨事則縱縱爾吉事主敬不宜率略欲其緩而合禮則折折爾故喪事雖遽而不至於陵節吉事雖止而不至於怠慢若遽而無序則騷騷爾而近於野若止而不前則鼎鼎爾而類於小人君子則不然不太疾不太舒蓋見其猶

猶爾案游氏桂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失禮為懼故疾徐之節常得其中然非素範於禮臨事未有不失之過與不及者容貌儀度夫豈細故哉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此言君子愛親之心也喪具棺衣之屬喪具所以厚終而君子以悉具為耻故一日二日之間可以猝辦者君子弗豫為也案王制有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蓋慮倉猝之變致有送死之憾

耳若一日二日可為之物而無不為是不以久生期其親非孝子之道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此言喪服輕重之義也喪服所以表哀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己子期兄弟之子當降服大功今乃服期蓋以恩為可親引而進之也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服大功今乃無服蓋以義為可嫌推而遠之也姑

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其薄者葢以其夫為之杖期有受我而厚之者也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伯父叔父父之屬也伯母叔母則母之屬故服與伯父叔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兄弟之子之婦則婦之屬故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

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盖禮以義起若繼父之同居者甥於從母之夫舅之妻同爨者皆為之服則嫂叔之服小功今雖異古其義一也桑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為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言臨喪之哀心不在乎食也有喪者以哀為本故

臨喪必助其哀食於其側未嘗飽也㮣有喪而執其役不食則廢事飽食則忘哀皆非禮也或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此言旅次聞喪之禮也其徒謂客之旅曾子與客立於門側見客之從者疾趨而出曾子問曰爾今將安之曰聞吾父死將出哭於巷因命之曰爾還哭於爾

所次舍之處其可矣於是曾子自居北面而以賓禮弔之焉案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蓋同國之賓則然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因以同國賓禮弔之爾次徒之室不於客之正室客非喪主亦避尊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

此言送死之事當以神明之道求之也之往也謂以物往送死者也味當作沬謂黒光之沬也簨虡懸鐘磬之格横曰簨直曰虡孔子曰死生亦大矣惟明乎死生之理者而後可與言仁知若往送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不仁而不可為也往送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不知而不可為也故古人送死未嘗不備物而不必其適

於用竹器則編而無縢緣瓦器則粗而無光澤木器則樸而無雕斵琴瑟雖張而不平調竽笙雖備而不和協雖有鐘磬無簨虡以為懸掛其謂之明器者乃先王酌於有知無知之間而以神明之道待之也棻死生不異者雖人子不忍忘其親之情而事生事死終不可以無辨惟神而明之斯仁知之理盡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明聖人言各有當而非智足知聖者不能知也喪謂失位桓司馬名魋敬叔即南宫縚也有子問於曾子曰汝聞失位去國之禮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失位則欲速貧既亡則欲速朽有子曰貧朽非人所欲是

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乃聞之夫子也有子又曰是固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盖與子游共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非徒言必有所為而發也曾子因以有子之言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豫為石椁功至三年而猶不成夫子曰若是其費而無益也轉不如速朽之為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一人言之也南宫敬叔既失位去魯比其反也必載寶以朝君夫子曰若

是其賄而求得也轉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喪之欲速
貧殆為敬叔一人言之也曾子爰以子游之言告有
子有子曰然吾固知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為中都宰為民定制用四寸之棺
五寸之椁而務從其厚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
子失魯司寇將應昭王之聘而適荆蓋曾先以子夏
又使冉有相繼而往期於見用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案人之生死有分而得喪無常若肆其侈心而至傷

財肆其利心而至害義誠為君子所深嫉然欲其速
朽欲其速貧抑又非情理之常有子聞曾子之所聞
既以為有為而發復證以中都之荆兩事可謂智足
知聖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
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
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此言哭鄰國臣之事見禮所由變也陳莊子陳恆之孫名伯問遺也齊大夫陳莊子死赴告於魯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魯人議欲勿哭繆公疑而不決問於縣子縣子對曰古之為大夫者外無私交即束脩之微不越竟而問遺是故死不相赴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若今之大夫既專盟會之事而與國君相交接

雖欲勿哭將安得而勿哭乎且臣聞之哭有二道焉有愛而哭之者義出於不能已也有畏而哭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公曰然然則當如何縣子曰於異姓之赴者而哭其哭諸異姓之廟焉而可於是遂哭諸縣氏以其為禮所由起也案春秋之世政在大夫既君弱而臣強又齊強而魯弱故於陳氏不惟生畏之而死亦畏之其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地蓋周禮之衰而世變為

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此言送終之器各有因時之制也仲憲孔子弟子原憲名思古謂夏時也仲憲嘗言於曾子曰三代之送葬也制器不同而各有其義夏后氏所用則為明器

蓋示民以死者之無知也殷人所用則為祭器蓋示民以死者之有知也周人則明器祭器兼而用之蓋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示民疑也曾子重言以非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不可用鬼器也祭器適於用人器也因時定制故殷異於夏若謂示民無知而用明器夫古之人胡為而有死其親之心以出於此乎案文質之尚三代不相襲即送葬亦可見也若如憲言則夏用鬼器有致死之不仁殷用人

器有致生之不智二者胥失其義矣曾子深譏示民無知之説而不及於殷則以不忍死其親者人之同心其失尤為易曉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此言同母異父昆弟之服而禮之難得其正也公叔

木即公叔戌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未知所服以問子游子游以喪服無文而疑辭以答之曰其大功乎又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亦以其服問於子夏子夏曰凡服俱有定制子之所問則我未之前聞也若齊衰之服魯人行之久矣狄儀於是乎行齊衰記者因言今之服齊衰蓋自狄儀之問也案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為之服不

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魏高堂隆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殊異内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而已同母異父之昆弟異族無屬於禮不當有服即同居亦當從同爨緦之例無緣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張子則曰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知母而不知父或以為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合而觀之當以孔子言無服為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此言為出母嫁之喪行禮之事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衛人柳若謂子思曰喪服禮之大者子乃聖人之後也四方將視子以為法焉子蓋慎於禮而行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制之所得為者禮也力之所能

辨者財也勢之所可行者時也有禮而無財君子弗行也有禮有財而無時君子弗行也吾將何慎哉案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王氏肅曰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鄭注云嫁母齊衰期蓋誤觧喪服經繼母從字而繆也子思之母嫁於庶氏則不當有服而難以斥言故寛其辭而再言君子弗行也以曉柳若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

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此言古者不降服之事也縣子名瑣滕伯名文古謂殷時縣子瑣曰周之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而殷以上雖貴不降賤惟上下各以其親耳上謂從祖從父之屬下謂從子從孫之屬葢各隨本服而為之服也嘗考之滕伯文矣為孟虎服齊衰以虎為其叔父也為孟皮服齊衰以己為其叔父也此所謂各以其親者案略爵而專稱孟虎孟皮明非諸侯大夫尊同者

也鄭注上不降遠下不降卑故兩舉以盡其義馬氏謂滕伯為二孟叔父吳氏謂二孟為滕伯叔父皆非是

日講禮記解義卷九

檀弓上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内易我死則亦然

此言屬子以死之事而譏其非禮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后木曰吾嘗聞喪禮於縣子矣其言曰夫孝子之居喪事有其至大者不可不深思長慮以

致其謹也棺椁所以安死故必外内精好無使土或至於親膚爾其識之我死亦當如是也桼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此孝子所以事親而后木乃豫以屬其子則陋矣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此言小斂之禮有得失也未設飾言未襲斂曾子曰
人死斯惡之矣尸在室去褻衣沐浴而未設飾故帷
堂俟小斂畢而後徹帷魯人仲梁子則曰因此時男
女在户外哭位未定故帷堂俟小斂畢而後徹帷二
子之各言禮意如此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就
地不設席曾子則曰於西方其斂之時即於此席上
而設奠矣記者因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者
非禮之正是魯人行禮末俗之失也槩送終之禮雖

出於倉卒而必有其義故未飾而帷堂者乃人子所為不敢褻其親如曽子之言是也物生於東設奠於東方者乃人子所為不忍死其親如子游之言是也學者以禮為衡别而觀之可矣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此言喪服宜從古也綌粗葛布細而疏曰繐喪服上衰下裳縣子曰喪服之制所以表哀故服必用麻後世日趨於便利或以綌為衰或以繐為裳但取輕凉

適體非古制也案古之五服自斬至緦雖升數不同

要未有不以麻者若用緆用繐則非先王制喪服之

初意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此言哭者呼名之不合於禮也滅子蒲名子蒲之始

卒也哭之者乃呼其名高子臯聞之曰若是其非禮

也豈不野哉於是哭者改之案孝子於親之方沒復

之以衣或有呼名者盖冀其聞名而反也若舉其名

而哭則非禮甚矣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此言喪不用相者之疏於禮也沽猶疏略也人子於親有不能不盡之情有不能遽盡之情惟始喪為難言之矣哀痛之至心煩慮亂莫或助之未有能當乎禮者杜橋之母之喪宮中不立相導是以識者非之而以為疏略於禮也棠孝子喪親悲迷不知禮節所以須人輔相於此而不致謹其不抱憾於終身者鮮

矣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此言始死易服及吉服不以弔之禮也禮服有吉凶之異夫子嘗曰始死之時或有侍疾問疾之人服羔裘玄冠者當改易之而已至於小斂之後則羔裘玄冠夫子亦不以弔也案羔裘玄冠朝服也吉不豫凶故於疾者始死則易以深衣於旣小斂則襲裘帶絰

而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此言喪具以稱為禮也下棺曰封子游問送終之儀物夫子曰人孰不欲厚其親者而家有不同亦各隨其家之有亡而已子游不達疑稱家有亡則有者必至於過亡者必至於不及於何而為之劑量也夫子

曰若富有則依乎禮而毋恃其財以為所不得為苟其家貧矣但斂襲手足勿令露形還即葬埋不待日月之期縣棺而下不用碑繂之設如此則力雖不足而心亦盡人豈有從而非之者哉棨禮貴於稱而送死尤大事貧者固以稱其財為禮富者又以毋過禮為稱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此言襲牀之事而因以明應答之道也賁司士名叔氏子游字司士賁告於子游曰古者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由沐浴含飯而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今欲請如古禮焉而子游直應之曰諾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叔氏一若此禮實由己出而因以許人者然可謂失言矣案子游之諾司士賁未嘗不是但當稱禮以答之而直應曰諾辭氣矜大故為縣子所譏又況於言

禮而失其義者乎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此言送死致生之非禮也宋襄公之葬夫人也醯醢之物多至百甕曾子非之曰既曰明器則神明之而已而又實之以醯醢所謂之死而致生亦不智甚矣案周制大夫諸侯兼用人器與鬼器故空鬼器而實人士則無人器而止有鬼器故鬼器亦實之既夕禮所

謂甕三醯醯屑及甒二醴酒是也襄公諸侯而實鬼器故曽子譏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此言歸賻之事也旅下士也四布四方之賻布也孟獻子之喪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稟承主人之意使旅歸還四方之賻布夫子善其廉而曰可也案君子不家於喪如司徒旅之歸四布在世禄之家固可以為法矣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此言助賵致命之事而見再讀之非古也喪禮祖奠畢公賵賓賵入告於宫奠於柩前而受之又書其人名與其物於版次日遣奠畢主人之史更於柩前西面而讀之曾子曰此非古也賵時既告遣奠又讀是再告也案車馬曰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一告不已而至於再欲神一一而知之則幾於瀆矣周末文勝宜曾子以為非古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此言臨終不忘儉之事也成子高齊大夫姓國字伯高謚成也大病謂死也蓋諱之之辭成子高寢疾其家臣慶遺入臥內而請問其遺命曰子之病甚亟矣如至於大病則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死生一理

也生有德澤加於人死亦不以侈靡害乎人吾縱生而無益於人吾其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者我死則擇不可耕種之地而葬我焉可矣榮成子高臨終而不忘謙儉如此記禮者傳之蓋予之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此言臣服小君之儀容也問當作聞衎爾和適之貌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則見其衎爾焉葢小君義重而恩輕惟義重故皆服不杖期惟恩輕故惻隱不能至而容貌和適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此言聖人待賓之事也賓客有自遠方至而無所館者夫子嘗曰生當於我乎館死亦當於我乎殯葢因朋友而類及於賓客見聖人用情之厚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

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此言國子從儉之事也國子高即成子高嘗言人死必葬葬也者所以為藏也藏也者恐為人惡而欲其弗得見也是故襲之以衣足以飾身棺則周於其衣椁則周於其棺土則周於其椁自内而外歸合於土務期深密不使人知今乃反封壤以為墳種樹以為表豈葬之為藏欲人弗見之意哉案送終之禮不可

不備故襲斂以後為之棺槨則土不至親其膚為之柳翣則人不至惡其死更為之壙樹則後世子孫不至於失其處周官冢人用爵等為之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誠以葬之不可無識也子高意在於儉而獨非之亦異於禮所云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

斧者矣從若斧斧者馬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記葬孔子封墳之法也若堂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若坊如坊堤之上平旁殺而長也若覆夏屋如夏時之屋旁廣而卑也若斧如刃之向上而狹也馬鬣封者鬃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三斬板謂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納土於内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其繩而升板於築土之上又約築如

初凡三次也孔子之喪有自燕而至於魯以觀者舍於子夏之家子夏曰其為聖人之葬人與則事皆合禮觀者應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也則有未必然者子何觀焉昔者嘗聞夫子之言曰封之形四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自覆夏屋以上皆用力多而難成唯若斧者儉而易就吾從若斧者焉即俗所謂馬鬛封是也今築夫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

止庶幾從夫子之志而不違乎哉案子之葬也公西華為志備三代之禮而封獨從其儉者何陳氏祥道曰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此言婦人服麻之事不變其所重也婦人居齊斬之服帶用牡麻結本卒哭則以葛為首絰以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是不葛帶也案禮男子重首而婦

人重要故卒哭之後男子以葛易麻帶而首絰不易婦人則以葛易麻絰而要帶不易蓋齊斬之服如是若大功以下至卒哭則並變為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此言薦新之禮也孝子之於親殯而未葬觸物傷感無時不然故有時味及新穀而薦之其禮牲物則視月朔之朝奠無以異焉案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奠而已朔奠謂之殷奠其禮視大斂

男女即位内外從事薦新之禮如之葢重其事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此言親疏除服之節也喪服之輕重不同故除服之先後亦異如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當變麻者則變之緦麻服滿者則除之各以其服為斷固有不視乎主人者張子曰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葢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難

為虞祭以無几筵也案此則葬之不可不及其時而服之不可不循其節也明矣

池視重霤

此言設池之義也池柳車之池重霤屋霤也以木為之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亦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故柳車之池亦象之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籠形衣以青布其方面之數各視重霤也案喪大記飾棺君龍

帷三池大夫畫帷二池士布帷一池葢從諸侯而下各以等級為差舉一池而凡附棺之物皆可類推也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

此言諸侯即位備物之事而示不遽成也椑杝棺也人君體尊無論少長即位之後預為終具其名曰椑歲一出而漆之甓甓然以致其堅而又即藏焉所以示謹也棊喪具有歲制時制月制日脩之異惟人君體尊物備即位為椑有豫道焉歲必漆之而又藏之

者舊注謂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中又方氏云不欲令人見故藏之也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赴者

此記始死之事也始死持衣招魂招而不復則用角柶拄尸之齒令口不閉急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又具飯以待含又陳新衣而斂又設帷於堂上凡此六事一時竝起其於恩識之

人宜往告之父兄則從而命赴者皆所謂復而後行死事也孔疏云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案自命赴者赴於君耳其他則父兄命之非士大夫之別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此言君復之事禮備而求之徧也君王侯也小寢燕寢大寢正寢也小祖謂高祖以下之廟大祖謂太祖之廟庫門郭門也君之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者

皆素所居處及有事之地也於庫門者素所出入也於四郊者素所經至也葢魂氣雖無不之要不離乎生平之所熟習故所以求之者如此案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

此言祭肉不露見之事所以致其潔也剥倮露也喪之祭品有不可倮露者為奠與抑為祭肉與案士喪

禮始死脯醢醴酒奠於尸東無巾殯後朝夕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又小斂陳一鼎既斂奠於尸東祝受巾巾之蓋凡脯醢之奠不惡塵埃可倮露而無覆其覆以巾而不倮露者必祭肉也此故為疑辭以明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此言殯後布材之事而見葬禮之宜豫也布陳也材謂椁材明器謂明器之材喪三日而殯士大夫之通

禮也殯後十日當備葬事則陳列其為椁之材與明器之材而暴乾之以供用焉案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於殯門外此互言材與明器者省文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言設奠之候并及小祥以後之禮也逮日及日未落也使受君任使也禮自始死至未葬以前皆朝夕奠朝奠以日出象朝時之食夕奠逮日未落象夕時

之食也父母之喪未殯哭不絶聲既殯朝夕哭然廬中思憶則哭祥後哀至則哭皆哭無時也至小祥後或君有事使之比反必祭告俾親知其已反也案春秋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禮也然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又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蓋君命既不敢以不從親心又不忍以不慰使還而告固孝之道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

袪裼之可也

此言小祥之喪服也練謂小祥以服練故名也練衣以精熟之麻為之縓淺絳色緣疏謂中衣領及褎緣也絇屨頭飾瑱充耳也衡横同袪謂褎緣袂口也居喪者期而小祥則以練為衣以黄為裏而練衣以縓為緣者明外除也絰則去首葛而餘要屨則純繩麻而無絇飾者未全吉也吉時玉瑱所以掩耳初喪去之小祥以角為瑱耳漸有聞也冬時衣裏皆有裘吉

則貴賤異喪則同用大鹿皮以色白與喪相宜也小祥以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亦不為裼小祥則廣長有袪又從而裼之以為飾也案練衣蓋即功衰為父衰七升為母衰八升皆在大功故謂之功衰以其練熟為之故又曰練也鄭注以為中衣似非是經不應舍正服而言中衣也縓緣當承練衣而言謂以縓色布多一升者緣之也練衣則單黃裏者中衣也以黃色之布為之而裏於練衣之內或謂即下文所云裼之

者是也

有殯聞逺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此言哭弔之各有宜也親喪在殯不出弔然聞兄弟之喪則雖異居而逺服之最輕為緦麻亦必往哭親骨肉也若非兄弟則疎而無親即鄰之至近亦不往矣至於平時素所知識者之兄弟而死雖不同居亦皆弔其所識者重友誼也案雖緦必往蓋不易服而

往哭之舊說謂所識者死則弔其兄弟非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子且不弔况兄弟不同居者乎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此言棺椁之制也水兕水牛兕牛也杝即椑棺梓棺二謂屬棺與大棺縮直也衡横同衽小要其形兩頭大而中小端頭也體之尊者其制必隆棺至四重尚

深邃也水兕耐濕為一重以近裏厚三寸杝亦如之為一重以次皮杝外有屬棺屬外有大棺竝用梓上下四旁皆令周匝也古者棺以皮條束合之直二横三而棺與蓋之際鑿為坎形則連以衽每束一榑以柏之端謂之題湊其長六尺也案棺之制四重凡五物上下四旁無不周匝惟榑則不周者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為之

不以樂食

此言天子哭諸侯之禮也紂緇同緣衣也經衍字也諸侯薨在本國赴於天子天子遥哭之則爵弁緇衣用士之祭服或曰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天子每食有樂令哭諸侯則不復奏樂也案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哭之而止服爵弁紂衣者天子至尊不見尸柩則不弔服也注以經為衍字或此約舉弔哭二禮之服故兼以經言之與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此言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菆塗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載柩車畫轅為龍也以椁謂此叢木象椁之形也斧繡為斧文以覆椁也天子之制與人臣絶故古者殯法叢菆塗龍輴有如椁然又繡斧文於縿幕用以為覆斧覆既竟四注為屋而盡塗之此天子之禮也桉常人之喪葬乃用椁天子於殯時叢塗龍輴

而以為椁形且椁之上有斧斧之上有屋末復四面而盡塗其外惟其至尊無匹故禮有獨隆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此言天子之喪禮別於朝覲也諸侯朝覲天子爵同者其位亦同唯天子之喪禮哭踊各有位此時五等諸侯惟有分別同姓之伯叔兄弟異姓之婚姻甥舅以及庶姓之無親者相從而為位以哭概不以爵位列之也案朝覲之禮位從乎爵尊尊之義也喪哭之

禮位從予姓親親之義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此言魯君誄孔子之事也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公誄之曰天不留此老成以佐予於位焉令其無復望矣嗚呼哀哉尼父案謚必有誄而誄不必謚鄭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殆未必然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此言失地之事君臣皆任其責也厭冠喪冠厭帖不起也盛饌樂侑曰舉諸侯之有土地固受之祖宗俾世世守而弗失者若一旦辱國喪師亡大縣邑則公卿大夫士皆著喪冠哭於大廟者三日君亦不以樂侑食厚自貶損而往哭於后土或有言仍舉樂者非也案列國諸侯惟日尋於干戈於是有爭地爭城敗

軍亡邑之事其必以凶禮致憂於廟社者所以重守國之義而戒兵禍也

孔子惡野哭者

此言野哭之非禮也喪雖凶事而必循乎禮哭雖主哀而必定其位若不設位為帷而野哭是則孔子之所惡者張子云孔子惡野哭者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又若奔喪者安得不哭於道案此則野哭之惡以非其地

而致人之疑駭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此言未仕者之財不自專也仕而有祿則以物遺人而謂之稅在未仕者則不敢也如或情有不容已義有不可辭而當稅人則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槩家事統於一尊有父兄在則事當禀命故內不專財外不私惠乃子弟之禮所宜謹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此言國喪哭踊之禮也備盡也臣於君喪朝夕哭踊必依位次為節嗣君雖先入即位哭然必待士盡入畢而后俱踊士最卑士備入則無不入者矣案君父尊同故朝夕哭踊孝子與諸臣共之孝子先入諸臣以次入士其最後者分有尊卑而哀戚無以異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此言除喪之禮也祥謂大祥縞謂縞冠徙月禫之明月也三年之喪哀以漸殺是故祥前之練以葛易麻

至於大祥則又以縞易葛服有即輕之漸也由是而禫而樂亦不一時是月而禫則必從月而樂是即吉又有其漸也綦祥而縞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是也是月禫徙月樂孔子所謂踰月則其善者是也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及此記所言謂三年之喪為二十五月鄭康成據服問中月而禫謂為二十七月郝氏敬云是月對徙月而言非即祥之月葢禫與樂相連為義不蒙祥縞為文此足與康成之義相發也

君於士有賜帟

此言士有賜帟之禮也帟幕之小者置於殯上所以承塵士卑不得設帟故君於士之殯賜之然後用之不能皆有也案帟大夫以上有幕人之供士亦有君之賜益君之於士分縣而情不隔賜帟之禮猶是體羣臣之意焉爾